

商海弄潮

从无锡市中心的酒店步行前往南长街时，暮色已漫过街巷，细雨淅淅沥沥织成薄帘，缠绵绵绵落下来。妻子望着雨丝轻叹：“出来游玩，最怕遇上雨天，看天气预报，这几日竟都是雨。”我撑着伞笑笑：“艳阳天赏景自然惬意，可江南的雨巷烟雨，本就藏着别样的韵味，不如好好体验一番。”

回想起数年前的那个春天，我带着年过八旬的老父、意气风发的儿子同游武汉，整整一周，绵绵春雨日日相伴。在武汉大学赏樱时，恰逢“雨打樱花一地红”，缤纷落英衬着细雨，既让我怅然花期短暂恰似人生匆匆，更让我懂得，寻常日子里多陪陪亲人，那份温暖与欢喜，才是最珍贵的光景。

早闻南长街是无锡名巷，国家4A级旅游景区，而街内始建于明代的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素有“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的美誉。今日亲临其境，方知盛名不虚，目之所及皆是江南水乡的温婉景致，令人心旷神怡。夜色愈浓，行至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的“运河古邑”牌坊下，这方标志性的入口似一把钥匙，打开了江南的水墨长卷，南长街浸在朦胧烟雨里，牌坊挑着灯笼，漫开一城江南温柔。古街、古桥、古建、古遗址，在灯光晕染下宛若一幅幅精致的彩铅画；游人如织，人声喧腾，五颜六色的花伞在雨幕中缓缓移动，为古朴的南长街添了几分鲜活色彩。恰是“烟雨朦胧中，南长似画卷。伞下匆匆客，皆是画中仙”。

从熙攘人流中挤上单孔古石桥跨塘桥，凭栏眺望，京杭运河被暖黄灯带绕成柔波，红灯笼映着霓虹，碎金浮水、流光摇

漾。一只只游船悠然穿梭，破开一河星子，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载着满船笑语，从画里来，向诗中去，船中游客的脸上，皆漾着藏不住的快乐与兴奋。运河两岸，粉墙黛瓦的民居错落有致，檐下红灯笼高高挂起，喜庆的红映着素雅的白，一脉相承的明清民居风貌，将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诠释得淋漓尽致。正应了那句“运河载春秋，古街阅沧桑。暮色四合时，灯火话绵长”。妻子不由得惊叹：“太美了！快拍下来！”拍照自是必然，世间再美的旅途终有归期，唯有定格风景，能在日后唤起彼时的美好回忆。

踩着润着雨痕的青石板，叠着古意的面包石铺就的路面缓步前行，小雨时停时下，微凉的晚风裹着雨意拂来，捎来几分清寒。沿途粉墙黛瓦偎着流水，花格木窗半掩着巷陌温柔，屏门隔断错落，前店后坊的江南民居次第入目，纵使游人络绎，也掩不住骨子里的古朴与幽静。家家临水筑屋，户户傍河立埠，红灯笼悬在檐角，晕开明清旧韵，目之所及，皆是马致远笔下“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意画卷，江南水乡，果然名不虚传。

一方街巷的美，终究要靠人间烟火来烘托，南长街的烟火气，便藏在巷陌的每一个角落。夜色揉着烟火，热闹凝在檐下灯影里；无锡小吃的甜香、老字号的醇厚、

咖啡的清苦缠在一起，五彩招映着雨丝，游人伞影轻移，各式零售店、特色餐饮店鳞次栉比，无锡特色小吃、中华老字号、本地特产店、文艺咖啡店、古雅酒肆熠熠生辉，让古巷既有千年古韵，又有人间温软。我们久居四川，习惯了麻辣鲜香，对无锡菜的“甜甜蜜蜜”，竟有些难以适应。行至一处，见一家云南小锅米线店，便欣然走了进去。店主是位干练的中年女士，正亲自掌勺，见我们进来，热情地招呼入座。店内收拾得干干净净，看着便心生舒服。细雨微凉的日子，正适合来一碗热乎乎的米线，而柜台上整齐排列的调料——香菜、葱花、蒜末、韭菜，还有熟油海椒、酸菜、花生碎、炸耳根、薄荷、泡豉豆、泡菜，瞬间勾起了我们的食欲。扫码点单，一碗酸汤臭豆腐米线，一碗香茅酸汤米线，端上桌时热气腾腾。我依着川味习惯，添上香菜、葱花、蒜末，再舀一勺油辣子，撒上薄荷与泡豉豆，拌匀入口，鲜、辣、酸、烫、滑、香，层层滋味在舌尖化开，熟悉的川味熨帖了味蕾，一句“巴适”，便道出了满心的惬意。

店主见此，笑着问道：“你们是四川来的吧？来我这里吃米线的四川游客可不少。”我们便与她攀谈起来，她道自己是云南昆明人，来无锡已有二十余载，平日生意红火，每逢节假日、周末，20岁的女

儿都会来店里帮忙，忙时还会请两位钟点工。她说，做餐饮，食材的新鲜与卫生是根本，“做生意终究要靠本地回头客，单靠游客可不行”。临走时，我们连连称赞米线食材地道、味道正宗，店主眉眼弯弯，笑得格外开心：“欢迎下次再来！在无锡玩得尽兴些！”

想来旅游，除却赏遍山水风景，更珍贵的，是途中与形形色色的人相遇相伴。当地人的淳朴热忱，各地游客的真诚友善，都藏在细枝末节的点滴里，温润了旅途。在无锡的这些日子，有市民主动上前，热心推荐小众景点，话语朴实，比网上的攻略更直观真切；在公交站问路，总有路人争相应答，耐心指引；在南禅寺商城用餐，邻桌几位广州来的游客，竟热情地递上桑果米酒，邀我们同饮一杯。这些温暖的瞬间，这些善待他人的言行，都在心底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温柔而绵长。古人云“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以言，深于矛戟”，诚不我欺。

夜渐深沉，游人渐散，细雨依旧悠悠飘洒，褪去了喧嚣的南长街，更添几分清宁温婉。灯影映水，石桥枕波，粉墙黛瓦在烟雨中静静矗立，晚风裹着淡淡水汽拂过巷陌，每一寸光景，都藏着江南独有的静谧诗意。我与妻子并肩撑伞，缓步走在微凉的雨巷里，心中满是安然。原来旅途最美的，从不只于眼前的湖光山色、古街风韵，更藏在烟火巷陌的温暖相遇，藏在喧嚣与清宁交织的点滴美好里。人生亦如此，热烈的热闹是生活的盛景，淡然的寂然也是岁月的清欢，无论是熙攘相伴，还是悠然独行，用心感受，便是人间好时节。

乡韵(四章)

苏然(云南)

乡村散文诗

村庄埋在山荫里，有镰刀、犁耙和乡亲们满是老茧的手，编织着！

古朴的空气，很少被城市人呼吸过，他们很难理解、很难读懂乡间门扉轻启的家园，很难领略那布满草籽花、油菜花的田丘以及发表在上面的散文诗。

小鸟的巢在树杈上坐着，静静地望着毫无规则的炊烟，很多事情它们看不懂，比如这变幻的人间烟火，它们只给乡村增添一抹生机！

日子就这样，在母亲缝缝补补的油灯下，一天天耗尽，乡村的故事也在一个夜晚悄悄讲述着。

乡村散文诗，依然由晨露和山风抒写着，清静自然，朴素谦和，够你用整个生命品读。

山村黄昏

在黑夜罩住万物之前，村脚的小河依然涌动着欲望，奔腾着、欢笑着、嬉闹着流向远方。枯树的枝丫上落满了早栖的山雀。

轻盈的风，在大山翻折的皱纹里行走，在我湿漉漉的感觉里行走，将祖祖辈辈生息袅袅的炊烟，萦绕其间。

像太阳一样灿烂的故事，从小河的源头飘向天外。我在小河的流向里窥望岁月，站在黄昏脚下，想象山村的早晨。

过程，已很陈旧。那些辛勤耕作的人们，跟着黄昏的牛脚窝匆匆行走在日子。其实，我的思恋很多，我的梦想很多，就在黄昏里，生命有一股热血在涌动。像冰下燃烧的火苗，像地底翻滚的岩浆，凄苦而壮烈。

生活是一首抒情诗，生命则是这首抒情诗里的一个章节。黄昏蔓延着，啃噬着岁月，我的生命从这里走向深远。

河滩之梦

躺在松软的河滩上，让鹭鸟的翅膀起幻想的风，悠远了我的心思。

河滩的梦是潮湿而辽远的，似生命的探寻无边无际。我把思想游移在未来里。

河水奔腾着一幅流动的风景。一群野鸭，在河流的转弯处，啄食着生命之源。

风姑娘悠悠地，将我的梦传递到灵魂深处，点燃了理想之灯。此时太阳正旺，是正午。我躺在故乡的河滩上，一朵白云从头顶飘过，用轻柔的纱幔，遮掩着迷人的河滩之梦。

我要在河滩播下希望的种子，等待来年，那个收获的季节。

河边的村庄

在这条河边，你能读出生命的魅力；在这条河边，你能读出视线的眷恋。

蓝天、白云、绿树、茅屋、村庄的背景，都印在河带奔腾的蛇形画面上。

黄黄嫩嫩的阳光沐浴着小河和村庄。清新的山风抚摸着抖动着黄黄嫩嫩的叶儿。在这些时刻，酸酸的和甜甜的记忆总是不知不觉地浸满心窝，如一首诗的神韵，流淌着……

闪着粼光的河面，在村庄的身旁缠绕着一个令人眩惑的故事，编织着一个个古老而鲜活的话题。

炊烟袅袅，向世界宣告：河边的村庄很庄严很秀美，河边的村庄有许多种子在做梦在眨着眼睛，河边的村庄总有淅淅沥沥的小雨在下，在涂着色彩的童话里，河边的村庄是一枚酸酸甜甜的橄榄，谁都喜欢。

呵，河边的村庄！

归乡

雷嘉鑫(四川)

腊月二十四，南方小年。这一天，是在故乡火车站做志愿者的首日，也是父亲归乡过年的日子。出门前，我满心雀跃同母亲念叨，说不定等会儿便能在出站口撞见父亲。母亲却轻描淡写道，父亲从深圳坐十几个小时绿皮火车到县城，还要转大巴回市区，从不会走火车站——一家老小的日子要过，车费能省一分是一分。

这份落空的期待，让我意兴阑珊地踏出家门。清晨七点的故乡，被晨雾轻轻裹着，天空漾着一层灰蓝，光秃秃的树枝肆意伸向天际，浓雾漫过高楼半截，将视线揉成一片昏茫，唯有几声鸟啼清脆婉转，似要揉碎这寒晨，唤起一丝早春的微光。南方的冬，湿冷却不萧瑟，原以为这般潮湿的寒气，会把所有人困在温暖的棉被里，却不知总有人愿为一碗热米粉做早起的人，无关什么生活姿态，不过是为了一口腹之欲的妥帖。我离家千里求学，在外的日夜里，最念的便是这一口滚烫的荆州米粉。

天下米粉千姿百态，蜀地有宽粉细粉的筋道，粤海有河粉肠粉的爽滑，各省都有独属风味，荆州米粉也丝毫不遑多让。正宗的荆州米粉，都是手工揉制，粉身约莫小孩小指宽，边缘微卷打卷，细嫩娇弱，入口不消咀嚼便顺喉而下。米粉的灵魂，全在那一碗汤底。荆州米粉的汤底，最讲究一个“鲜”字。单辣算不得鲜香，独成亦不足称道，必得各式佐料相和，慢煮牛肉与黄豆，将酸辣鲜咸揉进一锅汤里，才算得上合格。一勺红汤浇入粉碗，撒上一把绿油油的葱花，挑饱满汤汁的黄豆，口感粉糯沙软，先吸尽黄豆，再啃食炖得软烂的牛肉，顾不得热粉烫嘴，只顾风卷残云般嗦粉，最后仰头饮尽碗底浓汤，方才冒风而来的寒意却在腹中消散，只留满口鲜香，念念不忘。我家小区外的早餐街，平日里各家争艳，年关将近，几家店早已关了门，不知店主归向何方；剩下的几家，每日早早亮起灯，一碗热汤，一箸米粉，便暖了无数行路人的肚肠，也暖了这小年的早晨。

只是归家的人，大抵是没心情的也没闲情吃一碗粉的。人间的纷纷扰扰里，我们能攥在手里的时间太少，留给自己的温柔，更是寥寥。白昼被闹钟猛然唤醒，纵使窗外仍是夜色沉沉，也只得披衣起身，告别家中的温存，奔赴尘世的喧嚣。一日里与无数陌生人擦肩，连黑夜的静谧，也被琐

碎的生活囿囿吞下。赶火车的年轻人，在寒风冷露里跑得大汗淋漓；背着沉重包裹的老年人行色匆匆，抬手推开志愿者递去新年窗花的手，沧桑的背影转瞬隐入汹涌人潮；候车室里，母亲牵着孩子等车，三句话不离寒假作业与课外辅导。热气腾腾的生命里，挤满了目标与行程的符号，那些真正的意义，却在车马颠簸的仓促中悄然溜走。本该有千种可能的人生，竟被框定在东南西北的归途里，浮浮沉沉。

所幸，这熙攘的人群里，银铃般的笑声在火车站里回荡，一方小小的天地，竟将时间的幽微痕迹勾勒得愈发鲜明。这里有无数流淌不息的生命，年轻的与苍老的，明媚的与黯淡的，喜悦的与惆怅的，所有人都奔赴在团圆的归途上，祖母却突然接到了娘家弟弟们的电话——寒夜，小年，九十大寿刚过，娘家人等着长姐归乡，送太奶奶最后一程。高寿离世，原是喜庆，可听筒里的话语，却让空气都凝了几分钟。

我无从想象祖母接到电话时的心情。犹记儿时，我还是那个在柚子树下玩泥巴的顽童。太奶奶便常来家里帮祖母做农活。天刚微明时，她倚坐在木窗边的矮床上，和女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乡间的人情冷暖，煮微的天光漫过窗棂，只映出屋内陈设的模糊轮廓，万物的棱角都被阴影温柔掩去，缓缓流淌的年岁，竟这般克制又温柔。无数次，我跑进太奶奶那间小小的泥瓦房，她总会打开一扇扇老式的红木柜门，伸手在里面翻找，塑料袋摩擦出脆沙沙的声响，最后将里面的零食点心一股脑倒出来，塞满我们小辈的衣兜。她窝进摇摇晃晃的竹躺椅，笑眯眯地说自己不爱吃，就爱看我们吃。后来父母在市区买了房，祖母跟着我们坐上大巴，车辆驶过长江大桥，我们在江北安家。一百多公里的路，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可对于一身病痛的祖母，与年少的我而言，却像一道天堑，将儿时与少年的古老记忆，隔断在长江南岸。年少居江南北，今住长江北，万里多歧路，难忆故乡水。十年，十年实在太久了，久到

历经十次春秋秋收，久到我竟以为，坐在窗边的太奶奶会是永恒——仿佛无论所有人的命运掌纹伸向何方，她都会在清晨的天光里，永远朝我们微笑。可漫长的十年里，物是人非，太奶奶从腿脚灵便、自由行走，到拄起一根龙头拐杖，再到撑着助行器在房间里缓慢挪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衰老如潮水，不可避免。从未经历过亲人离世的我，此刻才猛然惊觉：原来，太奶奶也会离开。

城市尚在半梦半醒间，祖母已踏入浓郁的夜色。行装轻简，孤身一人，她在与时间赛跑，只求能再见太奶奶最后一面。他日儿女欲归乡，而今四世不同堂。

悠悠年岁悄然走过，我们终究不再奔向同一个目的地。我靠着公交的椅背，等着摇摇晃晃的车辆，将我载向人头攒动的火车站——那里有我尚不成形的青春与梦想，从起点到终点，三十七站路，十八岁的我，只会把前路走得越来越长。父亲在县城的车站，等待大巴将他摇回五口之家。祖母坐上了反方向的车，等着车辆将她载向故乡，载向榻上病重的娘亲。而太奶奶的年关，只剩无边黑暗，沉重的喘息与嘎吱作响的床板，正将她缓缓摇向另一场归途。生命里，我们都在寻觅着心上的故乡，可死亡，是否也是另一种归处？年关将近，世人都盼花好月圆，可人间终究难有长久。一边因亲人的归来满心欢喜，一边又要面对无情岁月，将至亲慢慢带走。没有极致的悲，也无纯粹的喜。

原是世间从无纯粹的悲喜，我们穷尽一生，不过是为了归家。

像书本里咀嚼意义的哲人，像日程表里勾画工作的游子，万千世人，所求的不过是一盏归家的灯。只是在这一切都无限加速的今日，连衰老都仿佛变得漫长，归家的路，也愈发遥远。途中的错过与缺憾，如影随形。高铁与绿皮火车在铁轨上擦肩而过，火车站的我，等不到归家的父亲；长途汽车站的父亲，也只得一人独自踏上归途。我们都像飘荡在水上的舟，撑一支竹篙，在岁月的河流里，摇摇晃晃，奔赴属于自己心安的故乡。

风过处，花香扑面，初夏变得如此静美，整个夏天仿佛会跟着浪漫精彩起来，甚或让你觉得，生活也有了更多的韵味。

茶是开在掌中的花。明前茶当然好，只是味淡。初夏就不一样了。初夏的茶色淡，味醇。石桌，沏一杯新茶，边上放一张报纸，或是一本杂志，一堆杂志，其实你也可以不去看它们的，这些只是一些摆设，像花旁的叶。你在看茶在水中慢慢舒展，上上下下的，绅士样在杯中跳着芭蕾，也如小海马一样调皮。再细看，那冒出的极细小的气泡，你会觉得这花是会呼吸的，你会觉得这茶是有生命的。轻啜慢品，这神情，让你一个夏天都怡然，天天如斯，让你一生都自得。

初夏如花，所有美好的日子，都跟着安然绽放。

锦里诗苑

朴素(组诗)

左拾遗(江西)

麦田守望者

最能象征农业地位的植物是麦子和水稻。十万亩小麦低头前行肩扛起成熟的全过程

从南方到北方，小麦正值扬花期青涩的麦芒像村庄的秀发麦子芒种时节的头像用黄金打造

走近麦田。麦粒内心纯净麦秆挺直炊烟的脊梁

一株麦穗农人年年用汗水浇灌丰收的希望麦地的产量填满千家万户的饭碗

青鸟书屋

一本书的队伍奔走于书架和山水间更多的书卷像拼图和水立方涟漪扩展成头脑风暴的前缀(窗外，七家山水库的澄澈春清青鸟归路一滴水扶正白云岩的倒影)

新书的封面一本挨着一本将感动置顶或咬紧牙关在岁月里啃下硬骨头

一堆书籍旋转叠放如阶梯页码的量词通向知识殿堂

翻开书本。一个部首回到字典。恰似，从千万万语中返身青鸟书屋阅读的时光字正腔圆

坡上村 79 号

山道一头扎进故乡的怀抱抵达坡上村 79 号的时间清风为我起，花开浮山

(村口的山塘一轮明月，学会自渡)

民宿书屋朴素简约吹过旧书页的墨香或田园风味长条长藤缠百年车轮室内的灯火一盏接应一盏灯儿犹如小号的葫芦——悬壶天成

我喜欢的雅致生活在这里。主人从青丝到白发与自己对弈一般落子的声音摸着岁月的时光

放下全部的回答

李斌(湖南)

随着水流，心思异常担当直到视觉开始无休止，变形

耳边的神秘，无法与诗行一一对决

放下全部的回答内心的春色，在潜伏的温度里慢慢觉醒

借助风的敲打提着轿情的时间，与落叶来一次亲近

抛进老屋的时间速离而简单，有些睡眠深潜不一

在等，一枚汗珠抽身面对棋盘只有眸光，在奋力拼杀

五月信笺

薛欣欣(陕西)

五月的天蓝成未拆封的信笺云是轻描的落款烧烤摊的烟火漫过街边冰啤撞出细碎的凉气兜着杯沿，像吻一场春光怅蓬支起整片慵懒吉他弦绕着花香摇晃吉他落在草叶上风把温度调至温柔像一句不冷不热的情话

无声

张伟翔(河北)

踏碎霜雪立山巅，肩挑明月照狼烟。界碑见证英雄骨，一寸山河一寸丹。

归雁

杨鹏程(河北)

长风卷雪过雁门，一剑横空定虏尘。归雁捎书云外去，家书只报边关春。

锦里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207 期